

<<温暖躯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温暖躯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4067104

10位ISBN编号：7214067102

出版时间：2011-3

出版时间：江苏人民

作者：[美] 艾萨克·马里昂

页数：248

译者：白小洋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温暖躯壳>>

内容概要

R是一个僵尸。
他没有姓名，没有记忆，没有感情冲动，然而他有梦想。
在一片城市废墟里，他遇见了一个名叫茉莉的女孩，她温和、热情，就像灰暗画面中一抹亮丽的色彩——这与R以前见过的一切都截然相反。
R失去常有的理性，爱上了茉莉。
这是R从未体验过的经历。
他不再满足于坟墓里的生活，他想再次呼吸，他想重生。
茉莉希望帮助他。
然而，他们必须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才能改变那个灰暗而腐朽的世界。

<<温暖躯壳>>

作者简介

艾萨克·马里昂（Isaac Marion）出生于美国华盛顿西北部，一直生活在西雅图及其附近地区。他曾有过各种奇异的工作经历，诸如为临终病人运送灵床或是监督一些父母看望被收养儿童。《温暖躯壳》是他的处女作，写成之后，惊艳文坛。

<<温暖躯壳>>

书籍目录

缺 失

我想世界大概已经终结了。

当我们漫游穿过城市时，发现城市像我们一样破败不堪：建筑都已经倒塌；生锈的汽车横七竖八，堵塞了街道；大多数玻璃已经粉碎。

风从空荡荡的高层建筑吹过，发出凄凉的呜咽声——凄惨如行将就木的动物的呻吟。

我已经死了。

但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对此我已能泰然处之。

我很抱歉不能做个常规的自我介绍。

我已经没有名字了，我们几乎都没有名字。

就像丢车钥匙一样，我们也丢掉了我们的名字；就像忘记周年纪念一样不再记得。

我的名字可能是以“R”开头的，但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活着时总是忘记别人的名字。

我的朋友M说，对僵尸来说，任何事情都是有趣的，但他们却不能笑，因为他们的嘴唇都已经腐化了

。这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
我们长得说不上好看，但我的情况要好点。

我的躯体还处在腐烂的早期，我只是皮肤苍白，身上有难闻的气味，眼睛下面有黑眼圈。

人们看到我，会误以为我是活人，只是需要休假而已。

我穿着黑色休闲裤、灰衬衫，打着红领带。

从这一身得体的穿着来判断，我生前可能是个商人、银行家、经纪人或者临时工。

M有时会取笑我。

他指着我的领带，想笑，，但只是从肚子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M穿着一件乞丐装和一件浅白色T恤。

那件T恤已经很脏了，他当初应该选一件深色的。

我们喜欢拿我们的衣服开玩笑，并且猜测我们之前究竟是谁，这些衣服是我们仅有的线索。

有些人的着装很随意，不像我穿的这么明显。

他们穿着短裤、毛衣、便裤。

所以我们也只是随便猜猜。

你或许曾经是个服务员，或许是个学生。

但你能听到客人召唤的铃声或校园里的铃声吗？

永远不会。

据我所知，没有僵尸还清晰地记得什么。

我们的记忆只是对一个远去的世界的模糊、片段的印象。

这些微弱的印象如同幻肢一样挥之不去。

但我们还能认出文明的标志——建筑、汽车——但这些都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。

我们没有过去，只是此刻身居于此。

时光在流逝，我们各行其是，从不产生什么疑问。

但就像我刚刚说的，这种情况感觉不错。

我们看上去没有意识，但其实不然。

<<温暖躯壳>>

这就像齿轮，虽然锈迹斑斑，但仍在强劲地运转，只不过轮齿被一片片磨掉，其外部运动不明显了而已。

我们呻吟、号叫、耸肩、摇头，有时也蹦出几个字。
这与以前也没什么不同。

但令我感到悲伤的是，我们的确忘记了我们的名字。
于我而言，最为可悲。
我怀念我的名字，也为其他人难过，因为我爱他们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。

我们几百个僵尸居住在某个大城市外一个废弃的机场里。
我们并不需要保暖或遮风避雨，只是喜欢住在墙壁和屋顶下的感觉；要不然我们此刻可能就正游荡在一片尘土飞扬的空地上，这将是一件异常恐怖的事情——我们四周空无一物，没有可以触摸的实体的东西，只有我们和广漠无垠的天空。
我想这就是彻底死去的状态吧——绝对的、无际的空虚。

我想我们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。
我身上的肉还算健全。
但有些老者都已经形似骷髅，只是身上还粘着几片干瘪的肌肉。
但不管怎样，肌肉还能伸缩，一直处在运动状态。
我从没见过我们当中有人老死，也许我们是不死的。
对于我们，未来如同过去一样是一片茫然。
我似乎对现状也不必操心，因为时间并不紧迫仓促。
死亡让我变得从容。

M找到我时我正在乘电动扶梯。
它们自动运行，我每天乘坐数次，都成了习惯。
机场虽然已经荒废了，但有时电力会突然运转，可能是地下室里的应急电机发出的。
灯忽明忽暗，荧屏忽明忽灭，机器突然启动。
我很珍惜这样的时刻——当事物获得生命的时刻。
我站在攀升的台阶上，就像幽灵在升往天堂。
这是儿时甜蜜的梦想，现在只不过是一阵乏味的空笑而已。

在上上下下大约三十几次后，我升到顶部，M在等我。
他身高近两米，几百斤的肌肉和脂肪搭在骨架上。
胡须，秃头，伤痕累累已经腐烂的脸——我走上楼梯顶时，他可怕的面容映入我的视野。
他就是在天堂之门迎接我的天使吗？
他腐烂的嘴里淌着黑色的口水。

他远远地指向一个模糊的地方咕哝说：“城市。”

我点点头，随他去了。

我们是要去寻找食物。
当我们朝着城区慢慢挪动时，我们已经召集了一个猎寻队。
即使没人感到饥饿，这样的行动总是很轻易就能招募到成员。
我们很少出现思想一致的时候，但当这一思想形成时，我们都遵循它；否则我们只能无所事事，一天到晚呻吟号叫。

<<温暖躯壳>>

多少年来，我们也确实处在这种状态。
光阴就这样逝去，我们身上的肉已经渐渐萎缩，而我们仍在这里，等着它腐烂消失。
我总是想知道我究竟有多大岁数。

我们猎寻食物的城市离我们很近，这倒给我们提供了便利。
我们第二天午时左右到达目的地，接着便开始搜寻食物。
饥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奇的感觉。
我们不是感到肚子饿——我们中有的甚至没有肚子。
但是一种空洞凹陷的感觉遍布全身，就好像细胞在收缩。
去年冬天有许多生还者加入了僵尸的行列，我们的猎物变得稀缺，因此我也得以目睹我的同伴们彻底死去。
从僵尸到死尸只是一个平淡的过程。
他们只是速度变缓，然后就停下了。
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彻底死去了。
起初，这使我感到不安。
但是对此过多的关注反而违反我们的礼节。
我号叫了几声，转移了注意力。

我想世界大概已经终结了。
当我们漫游穿过城市时，发现城市像我们一样破败不堪：建筑都已经倒塌；生锈的汽车横七竖八，堵塞了街道；大多数玻璃都已经粉碎。
风从空荡荡的高层建筑吹过，发出凄凉的呜咽声——凄惨如行将就木的动物的呻吟。
我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。
是疾病？
战争？
社会灭亡？
或者仅仅是因为我们？
僵尸已经取代的活人吗？
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。
当世界末日到来时，你是什么，都没任何差别了。

我们来到一座荒废的公寓楼前，便开始嗅寻活人的气味。
我们所要闻的不是汗水或皮肤的麝香味，而是沸腾的生命能量——就像闪电和薰衣草的离子气味。
但我们无法用鼻子闻到。
这种气味像芥末酱一样渗入我们的身体内部，触动大脑附近的某个部位。
我们在楼里集合，然后就向楼里大举进攻了。

我们找到了猎物。
他们蜷缩在一个小工作室里，窗户都已经用木板封住。
他们穿得比我们还差：身上只裹着几片肮脏的破布，脸已经很久没刮了。
我们当中，只有M在他的肉身还存在时留着金色小短胡，其他的脸都很干净。
我们不必再为刮胡子、理发、剪指甲而费心，这是死亡带来的又一特权——我们不必再和生理机能作斗争。
我们狂野的身体终于被驯服了。

我们吞食着活人，尽管动作缓慢笨拙，但内心却很坚定。
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弥漫着枪声，弥漫着火药味；鲜血四溢，黑色的血液洒在墙上。

<<温暖躯壳>>

我们只顾忘我地吃，即使丢失一只胳膊、一条腿，甚至身体的大半截，我们也都漠视不顾——这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形象问题。

但是我们中有的脑部中弹后就倒下了。

显然，在我们苍白干枯的躯干里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东西，没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就只是死尸。

我左右两边的同伴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甩出阵阵湿气。

但我们数量很多，占据压倒性优势。

我们扑在活人身上，尽情地吞食。

进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我啃掉一个男人的手臂，但是我讨厌这样做。

我讨厌听到他惨叫，因为我不喜欢痛苦，也不喜欢伤害别人。

但现实世界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。

当然，如果我不把他吃完，如果我留下他的大脑，他还会站起来，跟我回机场。

这可能会让我感觉好些。

我会把他介绍给大家，或许我们还会站在一起号叫一会儿。

虽然说不上是“朋友”，但是这样我们会更近一点儿。

但前提是我得限制我自己，我留下充足的……

但我没有也不能那样做。

一如往常，我径直取精华部分——它能使我的大脑如同显像管一样豁然明朗。

我吃掉了大脑，大约30秒之后，就有了记忆。

游行、香水、音乐等生活的记忆在我脑中闪现，然后消失。

我站起身，我们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城。

虽然身体仍然灰白阴冷，但感觉好点儿了。

确切地讲，我们说不上感觉“好”，也不是“高兴”，当然更不是“有活力”，只是感觉不那么死气沉沉了。

这就是我们的最佳状态。

我们渐渐远离了城市。

我拖在队伍的后面，步伐比别人更沉重。

在一个装满雨水的水壶旁，我停下擦洗脸和身上凝结的血迹。

M退了回来，将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。

他知道我讨厌这些活动，他也知道我比大多数同伴要敏感一些。

有时他会逗我，将我乱蓬蓬的头发盘成辫子，然后说：“女孩，变成……女孩。”

但是当我心情沮丧时，他也会严肃起来。
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只是看着我。

他面部表情单调，但此刻我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
我点点头，我们又继续前行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杀人。

我不知道咬破一个人的喉咙有什么成就感。

我窃取他的东西以填补我的空白。

他消失了，我残留了下来。

肯定是上天某个疯子立法者制定了这一简单、无聊、随意的规则。

但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，我们必须遵循这一规则。

我严格执行了它的规定。

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吃，中间停了停，然后又接着吃。

<<温暖躯壳>>

这一切都是如何开始的呢？
我们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？
是某种奇异的病毒所致？
还是伽马射线，古老的诅咒？
抑或是一些更荒谬的东西？
我们没有讨论过。
我们生来如此，无需抱怨，也没有疑问，只是做自己的事情。

我的内心与外部世界存在着很深的隔阂，我的感情无法将之穿越。
当我发出呐喊时，外部世界听到的是低沉的号叫。

<<温暖躯壳>>

章节摘录

缺失 我想世界大概已经终结了。
当我们漫游穿过城市时，发现城市像我们一样破败不堪：建筑都已经倒塌；生锈的汽车横七竖八，堵塞了街道；大多数玻璃都已经粉碎。
风从空荡荡的高层建筑吹过，发出凄凉的呜咽声——凄惨如行将就木的动物的呻吟。

我已经死了。
但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对此我已能泰然处之。
我很抱歉不能做个常规的自我介绍。
我已经没有名字了，我们几乎都没有名字。
就像丢？
钥匙一样，我们也丢掉了我们的名字；就像忘记周年纪念一样不再记得。
我的名字可能是以“R”开头的，但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我活着时总是忘记别人的名字。
我的朋友M说，对僵尸来说，任何事情都是有趣的，但他们却不能笑，因为他们的嘴唇都已经腐化了

。

这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
我们长得说不上好看，但我的情况要好点。
我的躯体还处在腐烂的早期，我只是皮肤苍白，身上有难闻的气味，眼睛下面有黑眼圈。
人们看到我，会误以为我是活人，只是需要休假而已。
我穿着黑色休闲裤、灰衬衫，打着红领带。
从这一身得体的穿着？
判断，我生前可能是个商人、银行家、经纪人或者临时工。
M有时会取笑我。
他指着我的领带，想笑，，但只是从肚子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M穿着一件乞丐装和一件浅白色T恤。
那件T恤已经很脏了，他当初应该选一件深色的。

我们喜欢拿我们的衣服开玩笑，并且猜测我们之前究竟是谁，这些衣服是我们仅有的线索。
有些人的着装很随意，不像我穿的这么明显。
他们穿着短裤、毛衣、便裤。
所以我们也只是随便猜猜。

你或许曾经是个服务员，或许是个学生。
但你能听到客人召唤的铃声或校园里的铃声吗？

永远不会。
据我所知？
没有僵尸还清晰地记得什么。
我们的记忆只是对一个远去的世界的模糊、片段的印象。
这些微弱的印象如同幻肢一样挥之不去。
但我们还能认出文明的标志——建筑、汽车——但这些都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。
我们没有过去，只是此刻身居于此。
时光在流逝，我们各行其是，从不产生什么疑问。
但就像我刚刚说的，这种情况感觉不错。
我们看上去没有意识，但其实不然。
这就像齿轮，虽然锈迹斑斑，但仍在强劲地运转，只不过轮齿被一片片磨掉，其外部运动不明显了而已。
我们呻吟、号叫、耸肩、摇头，有时也蹦出几个字。
这与以前也没什么不同？

<<温暖躯壳>>

.....

<<温暖躯壳>>

编辑推荐

《暮光之城》作者斯蒂芬妮·梅尔 《时间旅行者的妻子》作者奥黛丽·尼芬格倾情推荐
这是一部飞越“暮光之城”的青春传奇 这是一场令全人类狂欢的爱情盛宴 这是一次铭刻在心
灵深处的全新体验 著名导演乔纳森·莱文即将把《温暖躯壳》搬上银幕 生活在破败城市中的
僵尸R，为什么要去寻找曾经属于自己的却被丢掉的回忆？

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在黑暗腐朽的世界中被摧残得面目全非，僵尸R与茱莉能否战胜那些被诅咒扭曲的情感，取得正义的胜利？

僵尸R和茱莉带领众多渴望获得新生的僵尸，共同与被诅咒的命运进行着顽强的抗争，他们能否拯救腐朽干枯的世界，令其重新获得生机？

<<温暖躯壳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